

中国近代报刊史

参考资料

下册

校内用书
注意保存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

中国近代报刊史 参考资料

下册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

目 录

(五)

《中国报》序	(423)
《国民日日报》发刊词	(425)
《中国白话报》发刊词(节录)白话道人(林懈)	(428)
《浙江潮》发刊词	(431)
《游学译编》叙	杨度(436)
《江苏》发刊词	(451)
《湖北学生界》叙论	张继煦(452)
《女子世界》发刊词	金一(462)
《民报》发刊词	孙文(464)
《民报》之六大主义	(465)
《民报》与《新民丛报》辩驳之纲领	(479)
《国粹学报》发刊词	(481)
《国粹学报》叙	黄节(483)
《中国女报》发刊辞	秋瑾(487)
《汉帜》发刊序	太炎(章炳麟)(489)
《四川》发刊词	(489)
《云南杂志》发刊词	(491)
《民立报》发刊词	于右任(496)
祝《夏声》发刊序	(498)
《时报》发刊词(附发刊例)	(500)

《政论》序	蒋智由	(504)
《国风报》叙例	梁启超	(506)
清政府查禁革命书报令		(515)
苏报案实录	张萱溪	(515)
中国同盟会的报刊活动	黄河	(534)
同盟会时代民报始末记	曼华	(539)
中国同盟会的机关刊物《民报》	朱伦璋	(558)
孙中山先生与《民报》	陈旭麓	(564)
章太炎与《民报》	张静庐	(569)
同盟会和《民报》片断回忆(节录)	汪东	(571)
关于《民报》和《新民丛报》的论战	李时岳	(577)
同盟会在港澳的活动和广东妇女界参加		
革命的回忆(节录)	赵连城	(584)
却还内务部所定报律议	章炳麟	(587)
辛亥革命前后的上海新闻界	包天笑	(590)
辛亥革命时期上海新闻界动态	严独鹤	(594)
辛亥革命时期广西的报刊	蒙起鹏	(602)
广东报纸与辛亥革命运动	冯自由	(604)
《重庆日报》创办人卞小吾烈士事迹	卞仲璠	(608)
詹大悲与《大江报》	卢智泉 温楚珩	(612)
辛亥革命时期的《大江报》	方汉奇	(615)
记北京《国风日报》	卢智泉 温楚珩	(623)
辛亥革命前后的北京报刊	黄河	(624)
《杭州白话报》	张灯	(636)
清末反美小报——《有所谓》	黄流沙	(637)
《越铎日报》出世辞	黄棘(鲁迅)	(641)
鲁迅和《越铎日报》	张能耿	(642)

秋瑾与《中国女报》	华祝考	(646)
从进士到记者的黄远生	黄流沙	(648)
李大钊与《晨钟报》	方汉奇	(653)
邵飘萍其人其事	方汉奇	(656)
晚清爱国报人郑道	黄流沙	(660)
辛亥革命前中国书刊上对马克思 主义的介绍	荣孟源	(666)
十月革命在中国报刊 (1917—1921)上的反映	方汉奇	(685)
新闻学研究会	方汉奇	(708)

(六)

大清律例	(715)
大清印刷物专律	(716)
大清报律	(723)
民国暂行报律	(727)
报纸条例	(728)
出版法	(733)

(七)

上海报纸小史	姚公鹤	(737)
解放前上海的新闻团体	严独鹤	(754)
上海的报贩生活	张静庐	(756)
北京报纸小史	长白山人	(757)
四十年前的《北京报》	张恨水	(784)
七十年来之香港报业	麦思源	(787)
历代封建王朝对言论和新闻		

自由的迫害	方汉奇	(795)
新闻运动之回顾	黄天鹏	(800)
我国早期报刊上的新闻照片	方汉奇	(802)
买卖版面考	方汉奇	(805)
早期的晚报	张静庐	(807)
最早的报纸副刊——《消闲报》	张静庐	(809)
副刊溯源	杨瑾璋	(810)
漫谈初期报刊的年画和日历	阿英	(811)
旧新闻学书刊目录	索延芳	(814)
旧新闻学书刊目录补遗	方汉奇	(827)
附录：本书未收的有关国中近代报刊史的文章和资料目录		(833)

(五)

《中国报》序

(一八九九年)

报胡为以“中国”名也？盖报主人生长中华，心怀君国，幼从师而肄业，既熟知中国古今，壮游学于外洋，复稔识中国利病。目击自中外通商以来，交际之道，中国固懵然无知也；公法之理，中国亦茫然罔觉也；立和约，则中国尽失自主之权；争均利，则中国尽丧自有之益；疆土日从剖削，屏藩亦尽叛离。遇事掣肘，积弱难振。而举凡园颅方趾，鸟发白眼，本为中国者，或则趾高气扬，心迷目眩，诩诩然自称为“天朝”，睥睨当世，目无余子，如怡堂之燕雀，而不知中国之沦胥以亡也；或则失其本真，昧厥源流，昏昏然甘居奴隶，听人驱策，受人牢笼，数典而忘其祖，而不知中国之当思复兴也；是以泯泯昧昧，几不知尚有中国。此无他，泥于旧习，逐于流俗，而不自觉耳。

报主人见众人之皆醉而欲醒之，俾四万万众，无老幼、无男女，心怀中时刻不忘乎中国，群策群力，维持而振兴之，使茫然坠绪，得以复存，挺立五洲，不为万国所齿冷。无如草茅伏处，莫假斧柯，怅望龟山，奈何徒唤。因思风行朝野，感格人心，莫如报纸。故欲借此一报，大声疾呼，发聋振聩，俾中国之人

尽知中国可兴，而闻鸡起舞，奋发有为也。遂以之名其报。

然而，报纸之体裁亦不一矣。闲考外洋各报，有按日刊派者，风闻纪事，不暇辨乎伪真；采录市情，藉以便于商贾；即街谈巷议，俚语鄙言，亦皆随闻备录；虽则清晨昏暮派报之时刻或有不同，而其逐日纪言，本无二致。又有五日而派报，七日而派报，旬日而派报，或半月一报，一月一报，甚或按季始出一报者，时候之久暂虽各不同，而其要旨，大都纪事务求的确，立论贵乎崇伟，琐言须从删减，要事概辑齐全；有益时务之书不妨附刊，旁观问答之信亦可节登；或且编辑专门，藉长见识、学问。故其体裁分道扬镳，各行其是。

报主人知其所以然，思择善而从，俾我中国人阅此报而得其益。因见三十年来，中国沿江滨海通商各口，日报、旬报之设，虽已数十家，要皆分门别户，不能兼二者而有之，致体制各殊，阅者未能并蓄兼收而窥全豹，不无余憾。于是，既逐日刊派一纸，复旬日刊派一帙，举凡道路之传言，朝野之琐事，各行之货价，进出之船期，分刊大小二纸，每晨送阅；其中外之要信，名人之议论，政治、格致、农圃、工艺、商务、方技之学，则采译群书，搜罗新法，汇为旬报，每月逢五兼派。而又欲通中外之情谊也，复倩熟识时务之英友，日撰英文论说一通，附录报纸，俾供洋人快睹。又虑议论见识囿于主笔数人，未能恢宏也，复悬润格，征求通人之雄文巨笔，录于旬报，以广阅者目力。且凡以尺书加遗，苟无干于律例者，皆附录帙中。而时人之著述果有益于世道者，亦按帙分录，庶几阅者积篇成书，间资考证。至本报之宗旨，大抵以开中国人之风气、识力，祛中国人之萎靡颓庸，增中国人奋兴之热心，破中国人拘泥之旧习，而欲使中国维新之机勃然以兴，莫之能御也。

然则，斯报也，将使中国之人明外交之道，不为邻邦所

挠，致沦于危亡；将使中国之人识内治之理，不为旧制所牵，致即于贫弱；将使中国之人知农工商矿之利弊，有所师承而底于兴旺；中国人心已携式也，而欲有以合之；中国积习已痼也，而欲有以破之；举凡中国旧染污俗，又将一洗而新之。则其以“中国”名报，匪特如輶轩之采，藉以问俗，且将如木铎之徇，以警斯世也。其命意不亦深且远乎？

仆为中国人，心本不忘中国，而目睹时事多艰，痛中国人之心之将死，神州之将及于陆沉也，时握腕以兴嗟。无如袜线短材，萍羈海外，唾壶击破，何补时艰！今闻报主人存此心、立此志，以创此报也，深望我中国人睹此“中国报”，顾名思义，而不忘乎中国。喜不自胜，忘其固陋，爰为之序。

《国民日日报》发刊词

(一九〇三年)

“国民”二字之名义与范围，东方民族之所不解也；今若易言之曰“蚁民”，则其所顺受者也；更易言之曰“乡民”，则其所尸祝者也。何也？驯伏专制政体之下既久，一切横敛惨杀之毒，亦已司空见惯，以为吾侪小人，侥幸寝馈于黑甜之乡，而老死于黄馘槁项，不见兵戎，亦既了此一生，安问所谓国民，安问国之属于谁氏。

咄！国何物，而顾以民支配之？岂不以国者，民之集合体也？大凡机体之能集合者，中以含有无数膠粘之质点；即以无意识非官品之金一类，亦岂各原质之不相爱而能化合者？况庞然机体绝大之一国，而以若干不相联属蠕蠕蜴蜴之动物阗骈于

其内，如豕之圈于笠，如马之系于檻，而谓豕视笠，马视檻，有若何密切之感情，岂可以训？毋亦视牧儿之恶作剧而已！今以蚁民之名义，定乡民之范围，则国一笠也，一檻也，无怪乎三千年米来，独夫民贼，以国为牧场，以民为畜类，其所以圈之系之之术，任凭作弄，而不见有一毫之反动！嘻！东方民族之历史，可以此两端尽之者。（蚁民与乡民）世界陆沈，人道泯棼，即循此两端旧由之轨道，亦足以经行于小天地之内。何哉？近世纪之间，有随欧风美雨，新发现于东大陆之名词，曰国民，曰国民云云者。

今之自命为先导者，其发议畴不曰国民哉？而吾强聒之为国民者，彼且不解国民为何物。则欲以吾理想之国民，组织国民之事业，是不啻无椎轮而求大辂也。虽然，有果也，必有因。有良果也，必有良因。舆论者，造因之无上乘也，一切事业之母也。故将图国民之事业，不可不造国民之舆论。舆论谁尸之？此亦不难解决之问题也。夫贵族与平民之界既分，则不在贵族而在平民无疑。然平民之质点甚穢乱，言庞而论驳无当也。盖舆论者，必具有转移社会，左右世界之力者也。大凡一国家之成立，当无不有一种无名之舆论，隐据于工规师谏之巅，而政治之发见，亦间受其影响。不过公理之未著明，民党之无势力，凡文明上之事业，皆甚幼稚，则此称舆论，亦遂旁皇而无所著。自十九世纪欧洲有所谓第四种族之新生儿出世，而舆论乃大定。第四种族者，以对于贵族、教徒、平民三大种族之外，而另成一绝大种族者也。此种族者何物也？乃为一切言论之出发地，所放于社会之影光，所占于社会之位置，至于如是。盖即由平民之趋势，迤逦而来；以平民之志望，组织而成；对待贵族而为其监督，专以代表平民为职志，所为新闻记者是也。新闻学之与国民之关切为何如，故记者既据最高之地位，代

表国民，国民而亦即承认为其代表者。一纸之出，可以收全国之观听；一议之发，可以挽全国之倾势。如林肯为记者，而后有释黑奴之战争，格兰斯顿为记者，而后有爱尔兰自治案之通过。言论为一切事实之母，是岂不然。

虽然，言论者必立于民党之一点而发者也。有足为事实之母之言论，必先有为言论之母之观念。所为民族之观念是也。故欧洲之有第四种族，必平民得与于三大种族之列，而后平民多数之志望，并合发表而为第四种族，乃足以抵抗贵族教会而立于平等之地位。嘻！尚已！哀哀我同胞，谁非民族，而吾民族之观念何在？

中国民族之历史，言之实可丑也。其上有潜窃盗贼之习惯；其下有奴隶牛马之习惯。两点相并，其潜窃盗贼也，不可思议；其奴隶牛马也，愈不可思议。至于今日，羁勒于非种人之下，内奴外奴之重重胶结而不可解。国展转其已亡；人嬉游以待死。号称数万万，宁可当欧洲第三种族之一指趾哉？第三种族于沉沦，至于此极；而望第四种族之间起而勃兴，胡可也！然第三种族之沉沦，至于此极，而不升高以望第四种族之间起而勃兴，又胡可也！

中国之业新闻者，亦既三十年，其于社会有一毫之影响与否，此可验之今日而知之者也。有取媚权贵焉者！有求悦市人焉者；甚有混淆种界，折辱同胞焉者。求一注定宗旨，大声疾呼，必达其目的地而后已者，概乎无闻。有之，则又玉碎而不能瓦全也。呜呼！中国报业之沿革如是，国民之程度如是。而欲蔚成一种族，吸取民族之暗潮，改造全国之现势，其殆不能乎？其殆不能乎？故以吾《国民日日报》区区之组织，詹詹之小言，而谓将解说“国民”二字，以饷我同胞，则非能如裁判官，能如救世主（松本君平之所颂新闻记者），诚未之敢望。

亦以当今狼豕纵横，主人失其故居，窃愿作彼公仆，为警钟木铎，日聒于我主人之侧，敢以附诸无忘越人之杀而父之义。更发狂呓，以此报出世之期，为国民重生之日。哀哀吾同胞，傥愿闻之！

（选自《中国报学史》）

《中国白话报》发刊词（节录）

白话道人（林懈）

天气冷啊！你看西北风乌乌的响，挟着一大片黑云在那天空上飞来飞去，把太阳都遮住了。上了年纪的这时候皮袍子都上身了。躺在家里，把两扇窗门紧紧关住，喝喝酒，又又麻将，吃吃大烟，到也十分自在。唉！倘使你们列位，都看见这几天的中外日报、新闻报中间所载的什么“东省警闻”“俄事要电”，知道奉天已经失守，旅顺口一带兵船几十只往来不断，日本、俄罗斯一旦开了仗，我们中国怎么危险，想到此地，只怕你远年花雕也喝不上口，清一色双台和也忘记碰下来，就是那清陈宿膏广州烟也吃得没有味道哩！

我们中国人，向来是很有良心，很爱国家的，为什么到了这时候，动也不动，响都不响呢？这个原因，都是为着大家不识字罢了！不识字便不会看报，不会看报便不晓得外头的事情，就是大家都有爱国心，也无从发泄出来了。我的话刚刚说到这里，有一人驳我道：“现在各种的日报也出得很多了，就是那种月报、旬报，岂不是刮刮叫的读书人办的吗？看这报的人也很多，为什么风气还是不开？明白的人还是这样少？中国

还是不能够自强呢？”我白话道人索性把这个道理说给列位听听罢。我们中国最不中用的是读书人。那般读书人，不要说他没有宗旨，没有才干，没有学问，就是宗旨、才干、学问件件都好，也不过嘴里头说一两句空话，笔底下写一两篇空文，除了这两件，还能够干什么大事呢？如今这种月报、日报，全是给读书人看的，任你说得怎样痛哭流涕，总是“对牛弹琴”，一点益处没有的。读书人既然无用，我们这几位种田的、做手艺的、做买卖的以及那当兵的兄弟们，又因为着从小苦得很，没有本钱读书，一天到晚在外跑，干的各种实实在在正正当当的事业，所以见了那种之乎也者、诗云子曰，也不大喜欢去看他。到后来要想看时，却又为着那种奇离古怪的文章，奇离古怪的字眼，不要说各位兄弟们不懂，就是我们，却也觉得麻麻胡胡哩！

他们外国人把文字分做两种：一种是古文，就是希腊拉丁的文；一种是国文，就是他本国的文字了。本国文字没有一人不通的，因他那种文字和说话一样，懂了说话，便懂文法，所以随便各种的书报，无论什么人都会看了。那种古文，不一定个个要学他，所以平常的人就是不懂古文也不要紧。我们中国既没有什么古文、国文的分别，也没有字母拼音。乱七八糟的文字，本来不大好懂的，更兼言语文字分做两途，又要学说话，又要学文法，怪不得列位兄弟们那里有许多工夫去学他呢！还有笑话哩，就是那说话也没有一定的，湖南人说的是湖南话，湖北人说的是湖北话。倘使在上海开一个顶大的演说厅，请了十八省男男女女都来听演说，我白话道人跑上去说起福建话来，恐怕你们都听不懂哩。唉！深的文法，列位们又看不懂；就是说把你听，列位们又是听不来的。而且我在上海说话，那能够叫十八省的人都听得着，我又没有加响的喉咙。我

为着这事，足足和朋友们商量了十几天，大家都道没有别的法子，只好做白话报罢，内中用那刮刮叫的官话，一句一句说出来，明明白白，要好玩些，又要叫人容易懂些。倘使这报馆一直开下去，不上三年包管各位种田的、做手艺的、做买卖的、当兵的、以及孩子们、妇女们，个个明白，个个增进学问，增进识见，那中国自强就着实有望了。呀！这话真正说得不错哩。当时有个最热心的朋友听了这话十分有理，就不慌不忙独自一人拿出几千块洋钱来开办这报馆，又吩咐我白话道人替他做做几篇白话，每月印出两期，给列位看看，我这白话是顶通行的，包管你看一句懂一句。

唉呀！现在中国的读书人，没有什么可望了！可望的都在我们几位种田的、做手艺的、做买卖的、当兵的、以及那十几岁小孩子阿哥、姑娘们。我们这一辈子的人，不知便罢，倘然知道了天下的大势，看透了中国的时局，见得到便做得到，断断不象那般读书人口是心非，光会说大话做大文章，还要天天骂人哩。你看汉高祖、明太祖是不是读书人做的？关老爷、张飞是不是书呆子做的？可见我们不读书的这辈英雄，倘然一天明白起来，着实利害可怕得很。我并不是说读书人没有用处，但是现在的读书人比不得从前罢了。我也不是说不读书的都是英雄。书虽然来不及去读，报却是天天要看的，倘然书也不读，报也不看，就是很有良心，很爱国家，做了义和团瞎闹一泡子，到底有什么用呢？

我从前在杭州的时候，也同着朋友们办一种杭州白话报。那时候我做的白话也很多，都登在杭州白话报里面，所以不上一年，那报居然一期卖了好几千份；如今还是我几个好朋友在里面办哩。近来住在上海也常常替人家做几篇白话的论说，大家都道我的说话还中听的。我白话道人被人家恭维得高兴起

来，所以越发喜欢说话了。现在白话报也出了好几种，除了杭州白话报是个老牌子，其余的还有绍兴白话报、宁波白话报，我不曾看见，也不好去恭维他，我只管我的账罢。你们列位请看，我后头分的门类，便晓得我这中国白话报，是个极好看的东西哩。

（《中国白话报》第一期，1903年十二月十九日出版。）

（选自《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一卷下）

《浙江潮》发刊词

岁十月，浙江人之留学于东京者，百有一人，组织一同乡会。既成，眷念故国，其心恻以动，乃谋集众出一杂志，题曰浙江潮，且述其体例而为之辞曰：

我浙江有物焉，其势力大，其气魄大，其声誉大，且带有一段极悲愤极奇异之历史，令人歌，令人泣，令人纪念。至今日，则上而士夫，下而走卒，莫不知之，莫不见之，莫不纪念之。其物奈何？其历史奈何？曰：昔子胥立言，人不用而犹冀人之闻其声而一悟也。乃以其爱国之泪，组织而为浙江潮。至今称天下奇观者，浙江潮也。

秋夜月午，有声激楚，若怨若怒，以触于吾耳者。此何为者也，其醒我梦也欤？临高以望，其气象雄，其声势大，有若万马奔腾，以触于我目者。此何为者也，其壮我气也欤？夫子胥之事，文明之士所勿道。虽然，其历史可念也。呜呼！亡国其痛矣，不知其亡勿痛也，知之而任其亡勿痛也，不忍任其亡而言之而勿听，而以身殉之，而卒勿听，而国卒以亡。呜呼！忍将

冷眼，睹亡国于生前，剩有雄魂，发大声于海上，若事往矣，可勿言矣，而独留此一纪念物，挟其无穷之恨，以为吾后人鉴，吾后人可勿念哉？

抑吾闻之，地理与人物，有直接之关系在焉。近于山者其人质而强，近于水者其人文以弱。地理之移人盖如是其甚也。可爱哉！浙江潮，可爱哉！浙江潮。挟其万马奔腾排山倒海之气力，以日日激刺于吾国民之脑，以□其雄心，以养其气魄。二十世纪之大风潮中，或亦有起陆龙蛇挟其气魄以奔入于世界者乎？西望葱龙，碧玉万里，故乡风景，历历心头。我愿我青年之势力，如浙江潮。我青年之气魄，如浙江潮。我青年之声誉，如浙江潮。吾愿吾杂志亦如之。因以名，以为鉴，且以为人鉴，且以自警，且以祝。

兹将其章程之概列如下：

第一章 宗旨

一、近顷各报其善者类，能输入文明为我国放一层光彩，

虽然国立于世界上必有其特别之故，以为建国之原质有，万不能杂引他国以为比例者。本志负杂志之资格，其搜罗不得不广，然必处处着眼于此焉。

一、本志立言，务着眼国民全体之利益，于一人一事之是非，不暇详述。

一、欲争自由，先言自治，然必于其本土之人情、历史、地理、风俗详悉无遗，而后下手之际，乃游刃有余，先以浙江一隅为言，此非有所畛域，限于所知也。

第二章 门类

一、社说 发挥本社之宗旨。

二、论说 新理新说杂出不穷，录之以补前所未逮。

三、学术 留学生何事学也，绍介新学术于我国，过渡时代所必负之责任也。都其类凡八：

(甲) 政法

事五国举留(支)

(乙) 实业及经济

(丙) 哲理

(丁) 教育………女学及儿童教育两种用白话演之

(戊) 军事

(己) 历史地理……传记附焉

(庚) 科学

(辛) 文学

四、大势 处今日而不知世界大势之所趋，则深山穷谷其苗猖矣。都其类凡四：

(甲) 世界一般大势

(乙) 各国内情

(丙) 国际政局……专论各国之交涉其关系于中国者

在下

(丁) 极东经营

五、谈丛 短篇小文，盖有绝精之论焉。

六、记事 越在异国，于本国情事未能详悉，然举其有关

系者言之，或附以说：

(甲) 中国近事

(乙) 各国近事

七、杂录

(甲) 东报时论……中国各报之佳者亦附焉

(乙) 来稿杂文

(丙) 故老遗闻

(丁) 来函及问答